

千古高僧，现代才女，情唱西域。
神佛动容的最美旷世之恋

上

不负如来，不负卿

小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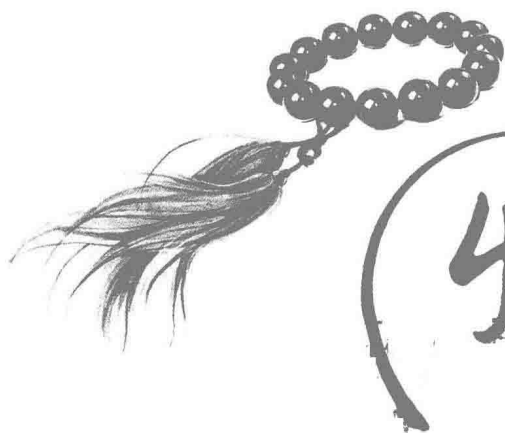
唯一修订版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不负如来不负卿

小春 著
唯一修订版



上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负如来不负卿:全3册/小春著.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5

ISBN 978-7-5502-4859-5

I. ①不…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1739号

不负如来不负卿:全3册

作者:小春

选题策划: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王巍

版式设计:刘碧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祥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984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54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4859-5

定价:98.40元(全3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少年时
第一部

前 言	001
第一章 我的小白鼠经历	006
第二章 强盗来啦	010
第三章 终于搞清楚在哪里	015
第四章 杀还是不杀，这是个问题	020
第五章 理想与平行线	024
第六章 语言天才	030
第七章 沙漠中最可怕的事	034
第八章 生死论战	038
第九章 逃离温宿	043
第十章 疲于奔命	049
第十一章 峡谷遇险	054
第十二章 终于知道他是谁	058
第十三章 龟兹王	062
第十四章 奇怪的一家人	066
第十五章 我的第二名弟子	070

第十六章	各国竞聘	074
第十七章	大乘？小乘？	079
第十八章	我进监狱了	085
第十九章	我被驱逐了	089
第二十章	破庙长谈	093
第二十一章	我要离开	097
第二十二章	两难选择	102

我们正年轻
当时，
第二部



第二十三章	回到现代	108
第二十四章	再次试验	113
第二十五章	再入龟兹	117
第二十六章	再见故人	122
第二十七章	十年往事	127
第二十八章	苏巴什故城	132
第二十九章	雀离大寺	137
第三十章	他乡遇老乡	142

第三十一章	观音法会	147
第三十二章	龟兹公主	152
第三十三章	夜谈	157
第三十四章	夜袭	163
第三十五章	母亲离世	168
第三十六章	当年的强盗	173
第三十七章	似是故人来	179
第三十八章	弗沙提婆	184
第三十九章	再回国师府	189
第四十章	精彩苏幕遮	194
第四十一章	我终于唱歌跳舞啦	199
第四十二章	偷入王宫	204
第四十三章	国师病倒	209
第四十四章	伤痛回忆	213
第四十五章	父亲的谈话	217
第四十六章	我的承诺	222
第四十七章	再入王宫	226
第四十八章	欲走还留	230



第四十九章	国师的私心	235
第五十章	伤逝	240
第五十一章	小弗的求婚	245
第五十二章	色易守，情难戒	250
第五十三章	我们的约定	255
第五十四章	白纯的计划	260
第五十五章	它乾城遇险	266
第五十六章	逃命	271
第五十七章	今生今世遥不可及	276



前 言

2007年7月，我背起行囊，沿着中国的景观大道318国道，川藏南线入西藏，中尼公路到尼泊尔，再回到西藏走阿里。新藏线一路颠簸到喀什、和田。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来到库车。随后是伊犁，北上到喀纳斯，北疆环游一圈到乌鲁木齐。

这是我迄今最艰难、海拔最高、路程最长的一次游历，全程历时两个多月，最高到达海拔五千多米，遇到好几次凶险，将中国最美最艰难的地方走遍。班公错、玛旁雍错、扎达土林、古格遗址、岗仁波齐，有多少人知道这些地名？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踏上那片辽远的土地？我很自豪，我做到了。

而这段旅途带给我的最大收获，便是这部《不负如来不负卿》。

那时已是8月中，我们从和田到且末，穿越550公里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到达库车已是晚上十点多。旅伴们本来行程单里并没有库车这一站，是我要求去的，因为库车正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最重要的一国——龟兹。因为龟兹有一个最负盛名的人——鸠摩罗什。

在克孜尔千佛洞前，面对鸠摩罗什铜像，我没来由地心潮澎湃。两天里，苏巴什遗址、龟兹博物馆，到处都能看到关于他的点点滴滴。而我，就一直处于一股莫名的感动中。

在辽阔的新疆自驾，大把的车上时间，我看着窗外茫茫戈壁，慢慢地，脑中便有了这个故事的雏形。

2007年10月，我开始在晋江文学网上连载《不负如来不负卿》。那时是随性而写，全凭天赋，连个大纲都没有。没想到连载之初便受到诸多欢迎，读者们的热忱甚至

一度将此书推上了晋江半年榜榜首的位置。

在收到很多溢美之词的同时，我也得到了不少建议甚至批评。其中有一篇长评至今令我印象深刻。一位读者很严厉地说：小春，我知道你看了不少书，知识也算渊博，但这不是你可以随意往书中塞进大量生硬知识的理由。这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要看知识，随手就能从网上搜到。我们要看的是故事，是围绕着男女主人公的矛盾情节，可是，你在给我们炫耀你的知识，而非见识。

这是多好的建议啊，可惜那时我难以深入理解这段话。这些年我学习编剧技巧，仅罗伯特·麦基的《故事》就读了不下五遍，越来越明白讲故事也是一门系统的学问。有人会将很有意思的故事讲得索然无味，也有人能将很平淡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再回头看《不负如来不负卿》的小说原稿，越看越是冷汗涔涔。果然是我一直在卖弄知识，而非我本人的见识，更是不通讲故事的技巧。这在第一部中尤显突出，难怪有那么多人看了前几章就弃文。

于是，趁着合同续约的契机，我向出版公司提出想根据剧本重新改写小说。

我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除了写出《蓝莲花》外，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不负如来不负卿》剧本上。将《不负如来不负卿》搬上荧幕是我最大的梦想。很多人以为，《不负如来不负卿》出版这么久，影视版权肯定早已签掉了。其实不然。虽有不少影视公司联络过我，可大都是一两通电话后再无下文。从他们口中，我得知了将这部书影视化的困难。撇去外部环境因素，仅仅是剧本就极难完成。并非市场上找不到好的编剧，而是很难找到既懂佛法又愿意接这活儿的好编剧。

于是，我索性自己来担当这个角色。

整整三年时间，前后修改不下二十多遍，终于完成了30集的电视剧剧本。我自信满满，剧本超越了原小说。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剧本改动太大，原小说的内容已不足30%，我不敢发给圈内人看。原因无它：怕被盗版，怕被剽窃创意和构思。

种种无奈的现状难以用有限的篇幅表述，就不在此絮叨了。总之，我陷入了矛盾之中。不拿出去给人看，又怎能让人知道这是个好故事？

根据剧本重新改写小说，让读者知道如果《不负如来不负卿》搬上荧幕，它会是什么内容。让担心剧本会毁了原小说的粉丝们看到，剧本化为影像后会呈现的质量；让更多影视公司看到，从而得知我的编剧水平如何，愿意来联络我。

环境迟早会改变，只是早晚而已。我要做到的是尽我所能写出一个好故事，让它流传得更久一些，让更多人记得它。我宁愿等待那样一天，而非为了一时迁就，将自己的心血改得面目全非。

2014年，我花了一整年时间，再次将剧本改成小说，完成了厚厚三册新版《不负如来不负卿》。

在改写的过程中，又是另一番痛苦和快乐。剧本是第三人称上帝视角，极少修饰性的词语。而小说是第一人称，注重心理描写，文字的阅读快感与画面感全然不同。我啃了一整年的硬骨头，在两种完全不同的体裁中跳跃，却也因此启发出许多极好的构思与创意。小说与剧本都在完善着这部作品，这是我最欣喜的收获。

当落下“全文完”三个字时，我喜极而泣，心力交瘁却又极有成就感。2007年，当我开始落笔写这个故事时，从未想过七年后我会再度重写这部小说，而且重写度那么大。希望这版全新的《不负如来不负卿》会得到新老读者的认同，能实现我心中的梦想。

感激所有支持此书的读者，这么多年来谢谢你们一直不离不弃；感激所有对此书提出建议甚至批评的人，谢谢你们促进我成长。还有许多因为这部书结缘的朋友，难以一一道尽，我的感激之情会一直存于心间。谢谢你们！

我的微博：不负小春

我的邮箱：love-xiaochun@qq.com

看过本书的朋友若有任何意见、建议或批评，欢迎与我联络。你们的宝贵意见都将会是我前进的动力。

小春

2015年1月15日



第一部

少年时



第一章

我的小白鼠经历

我坐在沙丘上发呆。

极目远望，尽是浩渺沙海。几匹野骆驼在远处闲晃，不等我靠近，便撒开蹄子跑得飞快，比家养骆驼还矫捷。脚下是忽软忽硬的沙土，深一脚浅一脚地徒步了两三个小时，我实在累得不行。

背包里有指南针，可是辨清东南西北也没用，鬼知道朝哪个方向可以走出沙漠。幸好是10月的秋天，虽然干燥，骄阳下，沙漠中的温度还能忍受。我眯起眼恍惚了一下，到现在还没从初降落时的眩晕感中完全恢复。我抬起左手，看看腕上伪装成普通镯子的时空表，叹了口气。看来第三次试验又要失败了，不过，比起前两次，总算是有进步，好歹能落地了。

加入这个时空穿梭试验项目当小白鼠已历一年。我是历史系大三学生，由我的导师——全国知名历史学教授季海林，推荐来做志愿者。其实，能参加这个项目纯属机缘巧合。一年前的某个夏日傍晚，我受季师母之托，去季教授办公室给他送钥匙，听到他正跟一个中年男人讨论时空穿梭试验的人选问题。听说真的能穿越时空去考察见证历史，无知无畏的我立即毛遂自荐了。

那位跟季教授讨论试验人选的人，就是实验基地的负责人李所长。他见我有如此高的热忱，便同意让我一试。各项检查结果显示，我的体质非常适合，可季教授仍顾虑我的安危。

我是个很有事业心的女生，人生信条便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听万人言”，希望学术成就有一天能媲美我的导师。而且身为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员，我有责任有义务揭

开层层历史迷雾，还原真相。用这种方式回到古代亲历历史，有谁能够做到？成功了，我就是古往今来第一人，足可载入史册。尽管知道做小白鼠的风险有多大，我还是自愿签下了保密协议。

我是学历史专业的，对数学和物理实在头疼，到了基地才粗粗学了些关于时空穿梭理论的基础知识。根据广义相对论，通过所谓的“虫洞”，可以将两个遥远的时空连接在一起。好比一张巨大的纸，你是纸上一只小小的蚂蚁，要从纸的这一头A点走到那一头B点实在太过遥远，路途中花去的时间远远超过你的寿命。可如果能将纸弯曲对折，在A点和B点之间戳个洞，原本遥不可及的距离就变成了近在咫尺。这条连接A点和B点的更高维度的捷径就是虫洞。

这个建在戈壁滩上的神秘机构就是研究如何构建虫洞的，只要维持一个虫洞的连续稳定开放，就可以回到过去。那些复杂的量子论标准模型、天体物理学、混沌理论、奇异物质、蜷曲维度，一箩筐的参数与非线性微分方程，对我来说无异于听天书。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不关心他们到底怎么把我送到古代，我只希望自己能活着过去，再活着回来。

这个项目已经秘密进行多年，曾有过许多志愿者，可多次试验却无一人成功。我对自己也没抱什么希望，权当是为科学献身了。第一次试验，我从试验台上消失不到半分钟就摔了下来。除了腾空时极度反胃恶心外，什么都想不起来。身上背着打算带过去的仪器如碳-14探测器、经纬定位仪、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内置芯片全部损坏。专家组深入分析后得出结论：任何以二进制为存储模式的芯片，都会在虫洞口被量子态初始化。换句话说，什么电子设备都不能带。

于是在卧床半月后，我被突击训练了三个月，学习使用各种手工用具，包括洛阳铲。

第二次试验前进了一步，我消失了半个小时。正当所有工作人员欢呼雀跃打算开庆功宴时，我却在昏迷中摔回了试验台。醒来后，我回忆起在腾云驾雾中曾短暂看到城市街道和人群，似乎是汉代的布局与服饰。可还没等我着陆，一股极大的吸力又将我带了回来。

专家组推断：按照目前设置的参数，虫洞对面的时空入口以两千年前概率最大。于是我卧床之际又温习了一遍战国秦汉史，伤还没养利索，就被抓去学素描，绘制平面图、立体图。专家们终于放弃了让我携带大型工具的想法，只让我带小型易折叠的简易工具。

学了半年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用具后，试验台再次改良，我背着一只大包走进巨大

的CT机模样的机器中。临行前，李所长和季教授再三叮嘱，绝不能把任何现代物品丢在古代，以免引起历史动荡，甚至改变历史。

在扭曲的虫洞内飞速跌落，透过目镜只能看到无数星星点点疾速倒退，连成了令人目眩的线状。身体似腾云驾雾，被各个角度拉扯着，五脏六腑都被搅翻了，无尽的恐惧与绝望铺天盖地而来。正当我以为自己会被分解成无数细微粒子命丧虫洞时，身体突然跌落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上。

我不可置信地摸了一遍又一遍，终于确定这是地面——我成功着陆了！

触手摸着身下的沙粒，我抬眼看到头顶的阳光，眼前再也没有了那令人头晕目眩的螺旋线状，这才真正放心。我摘下头罩透口气，庆幸自己还活着，没想到一张口立刻呕吐起来。将胃里所有东西都吐完，我瘫倒在沙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虽然难受得要命，可我还是熬过来了。

休息片刻后，我恢复了些体力，检查自己。因为摔在沙堆上的缘故，没有任何损伤。看看四周无人，我将套在防辐射衣外的汉服脱下，从背包里拿出另一套衣服换上。虫洞里有高能辐射，身上穿的汉服在穿过虫洞时已受了辐射的污染，不能再穿了。背包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具有防辐射功能，基地的专家测算后认为，背包内部受到的微量辐射在安全范围之内。

将换下的衣服烧了，我站起观测四周。辨识清楚环境后，我发现自己降落在沙漠中，情况比想象中更糟。由于无法找到人类活动的参照物，我走了两三个小时都还不能确定我到底有没有到达古代。唯一能肯定的只有一点：我成功离开基地了。

虽说背包有防辐射功能，可基地并没有让我携带水和食物。即便只受到微量辐射，吃下这样的食物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伪装成古代包袱的高科技背包里只有多功能刀、指南针、换洗衣物、各种小用具、笔记本、麻醉枪、素描本、铅笔、形状奇怪的考古工具，还有可以充当货币的碎金银，等等，没有一样东西能在这种情形下帮得上忙。我叹了口气，抬头朝着火辣辣的太阳大喊：“我快渴死啦！”

我疲倦地将背包卸下，揉了揉肩膀，为自己打气：最多再扛一个小时，找不到人类迹象就放弃，回去让他们继续改良，好歹下次能落到一个有人的地方。

也许上天回应了我的抱怨，又艰苦跋涉一个多小时后，我爬上了一座沙山。

正午阳光下，远处一片粼粼波光正对着我眨眼。那是个面积很小的湖，湖边有着连片的房屋。我欢呼着冲下沙坡，冲进那片小小的绿洲。

村子不大，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土墙草瓦，简陋不堪。我遇上的第一个人是个半大孩子，刚一照面我俩都呆住了。这孩子满头黄卷发，一双褐色眼睛，绝对不是汉人。我

刚想微笑着对他来句“Hello”，不料这孩子发出刺耳的喊声，嚷着我听不懂的语言。随后从四面八方冲出来许多人，将我团团围住。

作为一名资深驴友，我走过十来个国家，在非洲和印度的荒郊野外也曾被当地人围观，将我的黄皮肤、黑眼睛视为异类啧啧惊叹，可再怎样也比不过眼下这情形：一处颇宽敞的庭院，我惴惴不安地坐在中间的木墩子上，周围是密密围着的男女老少，对着我指指戳戳，说着奇怪的语言，好奇程度绝不亚于21世纪的人们见到外星生物。

目测一下，估计全村人都出动来围观我了，貌似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我这种长相的。其实我的惊讶程度绝不亚于他们，这些人的面貌特征在我眼里一样奇特：高鼻深目，嘴唇偏薄，圆脸短颈，皮肤细白，眼珠呈褐色，男人健壮，女人丰满，个个身材高大，看着像是欧罗巴血统。

我试着沟通几句，果然鸡同鸭讲。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落在古代，搞不好我只是乘了一趟免费飞机，落到中东或非洲的沙漠里，碰上了某个比较落后的游牧部落，结果还是在21世纪。

好在这些人虽对我无比好奇，看起来却憨厚老实。我努力微笑着，用手比画了半天，终于有人给我送来了一碗水。粗糙的陶碗里盛着略有些混浊的水，碗底积了少许细沙。我硬着头皮喝了半碗，剩下积着沙的浑水实在没胆量喝，就顺手倒了。不料此举引来不满的嚷嚷声，我这才惊觉，沙漠中水比油还金贵，不能有一滴浪费。我连声道歉，虽然他们听不懂，也总能看明白我的意思。

我真诚的态度起了作用，人们脸上现出了憨憨的笑容。我松了口气，正想再向他们讨点吃的，远远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和杂乱的脚步声，似乎有许多人朝这里奔来。村民脸上的笑容瞬间被惊慌所取代，女人们匆忙抱起孩子往屋里跑，老头老太太们到处找地方躲藏，男人们则是一脸愤怒。有人拿过倚靠在墙边的锄头冲了出去，随即庭院外响起厮杀声与惨叫声。

祸起突然，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偌大的院子里便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端着空碗茫然四顾，院门被猛地踹开，几名满脸横肉的强壮男子持刀闯入。

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什么状况都还没有搞清楚，饿着肚子只喝了半碗浑水，就碰上了第一桩倒霉事：我遭劫啦！

村口空地，十多名强盗手执各色武器，凶神恶煞地看守着村民，还有十来名强盗在挨家挨户搜东西。所有村民抱着头蹲在地上，我混迹其中，也学样抱头蹲地，尽量不引人注目。

别问我为什么不跳出来惩罚邪恶主持正义，我有我必须遵守的原则。临行前李所长和季教授再三叮嘱，第一，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第二，我是去工作的，绝不能带上自己的私人感情，不能介入古人原有的生活轨迹，更不许破坏历史的本来面目，除非，危及到了我的生命。

所以，强盗们挨个搜身抢财物我没有吭声，有村民反抗遭暴打我只是攥紧了拳头。当强盗将一名年轻妇人往屋里拖去时，我的手已经放在了麻醉枪上，却始终无法下决心去干预这些人的命运。直到那村妇的丈夫想要救她却被一刀砍死，我再也忍耐不住，猛地站起身来。

一名强盗拦在我面前，凶狠地咆哮。我没理睬，反正听不懂。他在朝我挥刀时毫无征兆地倒下，震住了在场的其他强盗，村民们也惊呆了。那名拖着年轻村妇的强盗此时已将她强行拖到了屋门口。村妇死死扒住门框，强盗不耐烦起来，举刀正要砍下，却突然扑倒在地。

村妇惊恐地看着瘫软在地的强盗，傻呆呆不知所措。我只好对她挥手大喊：“快跑啊！”

那女人总算反应过来，撒腿逃跑。强盗们此刻已知道是我在捣鬼，离我最近的三人快速向我包抄过来。我动作利落地奔向一旁的矮墙，翻身一跃而过，手执麻醉枪靠在墙